

◀ (上接4版)

那么在这里出现的乃是形式方法和抽象理智的普遍性——它恰恰意味着辩证法的反面。无论对于黑格尔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首先意味着实体—主体的自我运动,意味着实体性的内容展开自身的活动过程。任何一种试图排除实体

需要补充的是:当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本身的神秘性阻滞了这一道路,而黑格尔的其他弟子开始远离这一道路时,正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使辩证法重新通达真正的“现实”(即实存中的本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而这样的现实是为全部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所具体化的。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

方法根本不是单纯形式的方法,那么,在本体论上取代黑格尔“实体—主体”的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取代在方法论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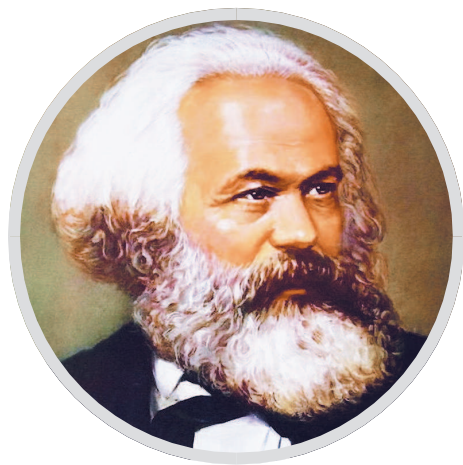
吴晓明:最为简要地说来,《资本论》是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把握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的批判。这

代资产阶级社会乃是“自然的”,因此是非历史的事物,那么,所有那些实际上只是在这一社会中才滋生并成长起来的东西(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法的,政治的还是观念的),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非历史的普遍者。由此可以清晰地领会到《资本论》方法至今依然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像它把历史的观点启

自身的活动过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黑格尔也把‘思辨辩证法’径直称为‘方法’,用‘方法’这个名称,他既不是指一个表象工具,也不仅仅是指哲学探讨的一个特殊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只要辩证法被当作纯粹形式的方法,它的本体论基础就被遗忘或被遮蔽了,因而也就使它滞留于单纯形式的规律或空疏的范畴变换的领域之中。这样的情形只能造成许多无聊的空话、莫名的诡辩,或把任何一种特定的过程强行填塞到若干形式规律的空格之中。

当黑格尔将实体把握为主体,并且史无前例地将社会—历史的本质性引入到哲学中时,虽说他的现实概念要求并且容纳经验内容,但真正的现实——最最现实并且唯一现实的东西——仍然是理念。在马克思那里,取代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东西也被称为“实在主体”或“主体”。所谓“实在主体”,不仅意味着它具有实体性内容(而非知性科学中作为单纯质料的内容),而且是自我活动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强调:“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这里,取代绝对观念之自我活动的乃是“实在主体”即社会的自我活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是由之获得本体论定向的。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不是抽象的“社会一般”,而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即“既定的”或“既与的”社会。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真正重要的乃是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尽管它与思辨主体的自我活动完全不同。一般说来,只要没有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辩证法。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的“实在主体”乃是社会,是具有特定实体性内容的“既定社会”,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789年的法国社会,秦汉之际的中国社会等等。因而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者——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只能从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中去发现,并通过由该社会自身而来的规定被具体化。由此可见,《资本论》的方法首先意味着“实在主体”在本体论上的



马克思



康德与黑格尔



笛卡尔与洛克



萨特

“

“哲学”自近代哲学以来的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

”

性内容而仅仅在形式上得到阐述的“辩证法”,不能不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采取的是“外部反思”的方式。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外部反思从不深入于事物本身;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主观观念和范畴之所以要辩证法所超越,是因为:“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

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为经典的运用,那么,《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揭示并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并将这一揭示和切中现实的任务保持为辩证法的生命线。这同时也意味着:决不能将《资本论》的方法和论点凝固为抽象的公式,并对之仅仅作外部反思的运用;因为这样的做法只会使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重新堵塞,使《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隐遁消失。

文汇报:如果《资本论》的

一批判的基本要义是要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揭示并把握为一种历史的事物。因此,《资本论》对现代经济生活(经济学是其理论表现)的批判,无非是要表明这种经济生活(从而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上生成并繁荣起来的,因而将在一定的“历史限度”上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样的批判与单纯的拒绝或否定毫无共同之处;同样,这样的批判无非意味着《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表现为历史的批判罢了。如果有人竟然相信,现

发给一般的意识一样,它尤其把历史批判的分析工具提示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了。

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科学方法论主义”的解释倾向,也作为广为流传的误解长久地驻留在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之中。如果人们只是这样来理解辩证法及其普遍性,那么在这里出现的乃是形式方法和抽象理智的普遍性——它恰恰意味着辩证法的反面。无论对于黑格尔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首先意味着实体的自我运动,意味着实体性的内容展开

(下转6版) ➡